

唐风悬疑·长安仵作录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7 章 · 约 10071 字

第001章_朱绦吊影

第001章 朱绦吊影 天宝三年春末，长安夜雨才歇，平康坊灯火尚盛。雨水沿着雕栏滴入石缝，脂粉香、酒气与湿木气混在一处，把整条巷子熏得发闷。裴素心提着验尸箱穿过围观的人群时，坊中乐声已停，只有门前的鸩母哭得嗓子发哑，说崔三娘想不开，把自己吊死在听雨阁里。大理寺少卿李崇简立在廊下，袍角沾着泥点，见她来了，只把门旁的灯往上一提，低声道：“屋门是从里头下的闩，窗棂齐全，先进去看看。今夜来的人太杂，若查不出个章程，明日长安城里便要传成风月笑谈。”听雨阁陈设华丽，水沉香还在炉里熏着，绣幕半卷，一条朱绦自梁上垂下，崔三娘的身子便悬在那朱色里，脚尖离地不过半尺。她身上的杏红衫子齐整得过分，发髻也未全乱，倒是右侧耳珰少了一枚，像在死前被人碰落。裴素心没有先看脸，而是绕着尸身与屋子走了一圈，门闩、窗钩、地砖、案几一一入眼。案前并无翻倒的高凳，床榻边却有一道被拖移过的浅痕，像有人将沉物从榻前挪到梁下，又怕旁人看出，赶忙把毡毯抚平。她托住尸足，命差役剪断朱绦，将人平放在榻上。灯焰一照，异样便浮出来了。寻常自缢，血坠于下，双腿与足踝多见深紫，舌常外抵，口角会有涎痕顺一边流下；崔三娘却是后颈以下、背脊两侧先起了尸斑，腿上颜色反倒浅，颈间勒痕虽在，却只绕过喉前与耳下，后项不深，像死后才被绦带托住。裴素心抬手翻看她的掌心，指节略僵，指甲缝里嵌着几点细黄末子，像花粉，却又夹着极细的黑漆屑。“发现尸身的是谁？”她不抬头便问。鸩母韩氏缩在门边，说是丫鬟阿蛮送醒酒汤，久敲不开门，众人撞门后才见此状。阿蛮哭得浑身发抖，断断续续说三娘夜里只见过教坊来传话的人，后来又收了一壶胡商安禄送来的葡萄酒，自己不曾再进屋。李崇简听到安禄二字，眉峰轻压了压。长安西市的粟特商队这几年财势极盛，若死案牵进去，牵出的便不止一人。裴素心没有接话，只把目光停在门上方那块雕花木板处，板后隐有一方透气的小风口，平日被绣幔半遮，不近看很难留意。她又转到窗下，推了推窗闩。听雨阁在二层，窗外是临巷挑檐，夜雨刚过，瓦面上一层冷亮的水光，若有人自窗而出，鞋底与手掌总会在木框上留下泥痕；可窗纸整齐，窗钩紧扣，连半道蹭痕也没有。妆案上的铜镜歪斜着映出梁影，镜前珠钗仍按常用次序平码，唯独最上层一支细银簪偏出小半寸，像是主人死前想取什么，手伸到一半便被人截住。屋里钱帛未失，钗环多半还在，来者显然不是求财，而是要把崔三娘嘴里那点不能说

的话连根掐断。她搬来脚踏，借灯光照那风口，见风口边沿新漆发乌，角上积灰却断开一线，像有什么细物曾从那里磨过去。再看梁下尸位，与门、榻、风口恰好成一条斜线，心里的疑团越收越紧。若崔三娘是自己寻死，她没有道理先躺到榻上，再起身把绦带系得这样工整；若屋中另有人行凶，这道从里上闩的门便成了最难解释的一关。李崇简见她神色有异，低声问：“可是密室有假？”裴素心俯身掀开床垂，在榻脚阴影里拈出一只倒扣的银杯，杯中残酒已冷，鼻端一凑，甜冽的葡萄香后另藏着一缕辛苦药气。案上酒托边沿还有另一圈浅浅的湿痕，说明昨夜坐在这屋里的，原本至少有两人对饮。她把银杯递给李崇简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却字字清楚：“朱绦只是幌子，人先死，后上梁。屋门也不是死人替自己闩上的，凶手离开时，多半借了这间屋里谁都不会抬头看的东西。”李崇简顺着她的目光望向风口，雨后夜气正从那方暗口里往外钻，吹得绣幔轻轻起伏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伏在墙后，没有走远。

第002章_验骨知毒

第002章 验骨知毒 次日天色未明，大理寺仵作房里的铜盆已盛满热水，窗纸被晨雾浸得发白。裴素心把崔三娘的尸身安放在木案上，先将昨夜见到的每一处异样写入验单，笔尖停在“梁上自缢”四字旁时，忽然想起父亲当年教她的那句话：凡是有人急着把死因写定，多半不是怕死人开口，而是怕活人继续去看。那桩旧案压在她心里多年，此刻隔着尸身又翻上来，叫她指腹一阵发紧。她依次查颈、口、眼、胸腹。崔三娘的舌尖并未外突，齿间也无咬伤，喉骨完好，颈部皮下出血极浅；两臂内侧各有一道不易察觉的压痕，像人在昏沉时被扶住拖行。最要紧的是尸斑，肩胛、后腰、腿后窝颜色最深，按压虽已难退，分布仍十分清楚，正是平卧多时才会留下的模样。若她真是自己在梁下踢凳悬缢，血色不会安安稳稳沉在背后。裴素心把验刀放下，心中那点犹疑至此尽数消散：崔三娘死时，身子是躺着的。开验胃腹时，浓甜酒气里混出一股辛烈苦味，像把热铁轻触舌根。她以银匙取残液，点在纸上，又蘸少许入口试辨，只觉舌面发麻，喉间生涩，正是乌头浸酒的路数。乌头本可入药，分量一重便能夺命，发作时四肢酸软、心脉错乱，人往往先是站不稳，继而神智涣散，正好给行凶之人留下摆布尸身的空档。她将结果记入验单，又命人把昨夜那只银杯送去洗净拓痕，杯底果然留有同样药渍。这不是一时失手，也不是殉情求死，而是有人算准了分量，要她在最能被操控的时候断气。木架最下层锁着裴成则留下的几册旧札，边角早被她翻得发白。她抽出其中一册，对着“乌头酒”三字停了停。札上记着，服乌头而死者，唇舌常有麻涩反应，死后肌理未必立显，却会在胃中留辛苦气，在四肢留下短促抽搐的痕。她把旧札上的几句誊到验单边缘，指尖却不由自主顿了一下。父亲当年也是因一桩不肯随口写成“自尽”的案子惹来灭顶之祸，如今同样的手法又出现在她案前，像有人隔着多年，把旧日阴影重新投到验尸案上。随后她细验双手。左手拇指与食指甲缝里的黄末，经水一濯仍有颜色，揉开后带着花房的细腥；黑漆屑薄而卷，像是新漆木器边角被指尖刮落。她又以细针挑开卷屑，见内侧仍带微亮漆光，若非案发前数日才上新漆，不会这样轻易被刮下。她再翻看鞋底与裙摆，鞋底洁净，几乎没有梁下灰尘，裙后却沾着榻席上的细绒。若她清醒着自己走去梁下，鞋底总该踏过一层尘土；如今足底干净，只能说明有人把她从榻边抬到梁下，再替她整理了衣裙。一个死前中毒、死后上梁的图样至此已经闭合，只差那道上闩的门，还隔在真凶与供词之间。李崇简在辰时带来两份口供，一份来自坊门值夜的更夫，说三更前见一辆

教坊司的小车进过平康坊，赶车人脸熟，像赵元手下的差役；另一份来自听雨阁外院的杂使，说安禄的仆从曾送入一壶新开的葡萄酒，壶封用的是西市胡商常见的蓝蜡。李崇简把口供放在案边，神情不大好看：“案子若只牵一名商人，还能照例去办；若商人同教坊牵在一处，背后的脸面就不会少。”裴素心把验单递给他，语气平稳：“脸面是活人的事，尸斑不会认这个。”李崇简看完验单，沉默良久，终究还是点了头，命人去查昨夜平康坊的房簿、车马簿与酒壶来路。午后，一名差役奔进件作房回报，说听雨阁旁的空青阁昨夜确有人短租，留名“康七”，押的是一枚粟特银币，而这康七正是安禄商队里常替他跑腿的伙计。裴素心把写着“风口”“乌头”“康七”的三条字并列在纸上，抬眼望向窗外，日头才爬过寺墙，案子的影子却已从平康坊一路拖到了西市去。她知道，自己要追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伙计，而是那只躲在密室背后伸手的人。

第003章_平康寻香

第003章 平康寻香 午后再入平康坊，昨夜围观的喧闹已散，巷口的酒旗却还在风里招摇，仿佛命案只是替坊间添了一段新谈资。裴素心心里明白，越是这种地方，越有人盼着把死因早早钉成“多情自尽”，好让热闹压过真相。她先去见阿蛮。小丫头熬了一夜，眼下发青，说崔三娘近来常在夜里独自听风，偶尔还站到门上那处绣幔旁发怔，有一回听见她低声骂过一句：“躲在墙后的鼠辈，也配同我谈价。”这话若不是冲着密会之人说的，便只能是冲着那道墙后的什么东西。阿蛮还说案发前一日崔三娘命她把门边高架擦净，亲手摆上黄花，又嘱咐若有人问起，只说是为新曲取景。她那时不懂，只觉三娘站在高架下抬头看风口，看得太久，像在等墙后回音。裴素心听到这里，忽然明白崔三娘并非全无防备。她多半已察觉有人要借那道引风孔做手脚，所以才故意把黄花搁到最显眼的位置，也把那把旧琵琶日日擦拭，好让真正的证物藏在人人看得见、却没人会想到的地方。韩鴛母比阿蛮老到许多，嘴上句句说自己不知情，提到安禄时却把声音压了下去，说他近月常包崔三娘的席，送来的除了葡萄酒，还有西域香药与一种黄花，开得碎而密，长安闺中女郎拿它捣汁染甲，所以坊里都叫它指甲花。崔三娘嫌气味重，平日并不爱把那花摆近妆台，独独死前两日让人把一盆新花挪到听雨阁门边的高架上。至于赵元，韩氏提起来更是心虚，只说教坊司使前些天同三娘起过争执，为的是一册曲簿，说那东西若落到外头，足够叫许多人睡不安稳。裴素心回到听雨阁，命差役把绣幔完全撩起，风口终于露出全貌。那是一块嵌在门上方的雕板，板后连着狭长引风道，可通向隔壁空青阁的墙内夹层。她踩上脚踏，细看风口内沿，果见新黑漆上留着一道极细的擦痕，痕迹顺着木槽斜斜向下，末端还勾着一缕几乎难辨的细丝。风口旁的高架上摆着指甲花，几瓣残黄落在盆沿与地衣上，与崔三娘指甲里的黄末颜色丝毫不差。她用竹钩轻挑门闩，再将细线从风口穿过试了一回，门叶闭合之后，只要人在隔壁用力一扯，门闩便会顺势滑入槽中。所谓密室，到此已经拆开一半。空青阁昨日已被封，屋里香灰未扫，靠门处放着一张矮凳，凳面上沾着极浅的鞋泥，窗边还有一滴凝住的蜡。裴素心蹲下身，用刀尖挑起蜡滴，里头竟裹着一丝极细的青色绞线，像是琴弦外护的丝皮，被人拿来穿引时蹭断了。门锁内侧还残着一点新油，显然有人在案发前特意叫这把久不用的锁活络过。她沿着墙摸到风口另一端，果见木框上有被人反复开合后的松痕。若昨夜凶手与内应先在听雨阁内把尸身吊好，再退到空青阁借风口牵动门闩，屋门从外头上锁便全说得通

了。唯一还缺的，是证明谁有钥匙，谁又有本事把两间屋子在同一夜里安排妥帖。李崇简去查房簿时，坊门看守也被传来问话。那看守本怕惹事，一直咬死只见过“外客”，直到李崇简把押金银币拍在桌上，他才认出银币上打的粟特商印，说康七进坊时拿着的是安禄商队常用的牌子，离去时却上了赵元司里的车。裴素心把人证与风口机关一并记下，心里那根线越拉越直：安禄负责把手伸进平康坊，赵元负责替那只手开门关门。只是崔三娘手里的那册“曲簿”究竟藏在哪里，还没人找着。她临走前又望了一眼妆台，镜旁立着一把旧琵琶，弦轴磨损得厉害，却被擦得极净，不像只是摆设。阿蛮见她盯住那琴，怯怯地说三娘近来谁也不准碰这把琵琶，连调弦都要自己来。裴素心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尚未来得及细问，李崇简已从外院快步进来，把一张刚查出的车马单递给她。单上写得明白：昨夜酉末，赵元名下的小车从教坊司出发，先到西市安禄货栈，后入平康坊，去处正是听雨阁旁的空青阁。

第004章_西市胡影

第004章 西市胡影 西市胡商货栈与平康坊全然两样，前者堆的是香料、毡毯与金银器，连空气里都浮着辛辣甜腻的异国气味。安禄在账房里见他们，衣冠整洁，汉话说得比许多长安人还稳，听完来意只叹了一口气，说崔三娘与自己原有生意往来，近来却拿着几页抄录来勒索钱财，自己昨夜送酒，不过是想把人安抚住，哪知她先是贪酒，后又想不开。话里每一层都像早在舌尖排好，一分愤怒里掺着九分审慎。裴素心看着他袖口垂下的香囊，并不打断，只在他说到“想不开”时把验单摊到案上，让他自己去看“先毒后悬”四个字。安禄眼神只停了一瞬，旋即笑道：“女郎会验尸，我佩服；只是死在谁手里，总不能凭几分尸斑就扣到商队头上。”裴素心顺着他笑意寡薄的眼望过去，账房角落摆着一盆黄花，花型与听雨阁门边那盆一模一样，旁边还放着新启封的葡萄酒髻，髻口封蜡正是坊门看守口中的蓝色。她问康七何在，安禄说人昨夜就被派去灞桥接货，去向无凭。李崇简亮出搜检文书，安禄脸上笑意虽未散，指尖却在案上轻敲了两下，像在计算要让出多少东西，才能把更要命的东西藏住。货栈后院搜出三样紧要物件：一是空青阁的租房押票，落款虽写康七，印泥里却混着安禄货栈的私印；二是一卷极细的青丝绞线，线头蘸过蜂蜡，正适合穿引门闩；三是一包乌头片，外头写着“给骡马驱寒”，分量却远超商队常用。裴素心用小刀挑开乌头包，鼻端辛苦立起，和崔三娘胃中酒气几乎没有差别。安禄见搜出此物，终于收了笑，说西市买药容易，哪家货栈没有几味猛药防盗防兽。李崇简不与他争口舌，只命人把押票、青线、乌头一并封存。裴素心又去翻货栈出入册。册上胡汉两种字迹并列，凡记到平康坊的几笔都故意写得极简，像有人怕日后被查。她在页缝里找出一小片剥落的黑漆，颜色与听雨阁风口如出一辙，而负责登记那一页的正是康七。账房掌柜被问得额角冒汗，只说赵元的人常来货栈后门，不走正门，不入公账，只拿安禄的私牌提货。到这时，安禄与赵元之间那条本想藏在暗处的往来，已露出轮廓。离开账房时，一名给货栈喂马的小厮趁人不备，往裴素心袖里塞了片折过的纸。她走到街角展开，纸面是半阙曲词，背面却压着几行仓促写下的账目：“葡萄酒三髻，入平康坊听雨阁；黑漆一罐，送教坊司赵使；细丝一卷，记赵使账。”字迹像女子所书，尾笔轻而尖，显然不是货栈账房的手。阿蛮说过崔三娘近来在抄东西，韩氏也提过那册要人命的曲簿，眼前这张纸多半只是其中一角。李崇简把纸收好，神色已全变了。若说先前安禄还可辩称只是送酒，如今黑漆、细丝、赵元三项并列，风口机关便不

再是空口推测。只是单凭一页散纸，还压不住两个有门路的人。安禄在门廊下目送他们离去，慢条斯理地提醒：“少卿办案，自当谨慎。西市商税年年上缴，若因一名风尘女子的死闹出误判，朝里有人未必高兴。”这话听着轻，实则已把刀背亮出来了。马车回程时，裴素心一直摩挲那张薄纸的折痕。崔三娘既肯偷抄账目，手里便不会只留这一角，她必然还藏着更完整的东西，而且藏处就在她最信得过、旁人又最容易忽略的地方。想到听雨阁妆台旁那把被擦得雪亮的旧琵琶，她忽然抬头，让车夫立刻掉转回平康坊。李崇简看她神色，已猜到七八分，却还是问了一句：“你疑心曲簿不在纸册，在琴腹里？”裴素心望向车帘外被晚风吹得发颤的酒旗，低声道：“若我猜得不错，教坊司那位赵使，这会儿也正在找它。若他先摸到琴腹，崔三娘死后留下的第二条命，也要断在今夜。那样一来，眼前这些线头又会散开。”

第005章_教坊残簿

第005章 教坊残簿 入夜后的教坊司灯影深深，回廊里尽是练舞与调弦留下的杂声，越往里走，越像一张层层收紧的网。赵元亲自出来迎他们，面上仍是一副温雅周到的样子，先叹崔三娘命薄，又说教坊最怕沾上命案，愿将房簿、钥簿尽数交出，语气坦荡得近乎无懈可击。裴素心看着他袖口那道压得极平的黑边，忽然想起听雨阁风口上的新漆痕，便把视线在那处多停了片刻。赵元察觉到了，却只笑问：“裴件作看我做什么，莫不是怀疑我也会修风口？”房簿摊开后，果然有几处涂改。听雨阁旁空青阁原本登记为杂物阁，三日前却被划成“闲置客房”，批字的人正是赵元；同一天，教坊木作匠人也在账上记了一笔黑漆与细砂，说奉命去平康坊修一处引风板。裴素心顺着这条线追到乐伎更衣处，又问起指甲花。领队娘子说，柘枝舞班上台前常捣黄花染甲，赵元怕花汁污坏绫罗，素来不许她们把花盆搬近内账房；死案当日午后，却是赵元亲口吩咐，把一盆新开的黄花送去听雨阁，说崔三娘要借花写新曲。黄花、黑漆、引风板，三样东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到了同一条线上。木作匠人被带来回话时，起初只说奉命修板，待看见李崇简亲笔签的问状，才补出一句：赵元特意嘱他把旧痕全用黑漆压住，还说风口边不能留砂眼，免得“细线挂手”。这四个字一出，连一旁记簿的书吏都抬起了头。赵元随即斥匠人胡说，裴素心却已把这句记下。会想到“细线挂手”的人，绝不会只是替人修屋的闲官。阿蛮领着她去看那把旧琵琶时，赵元的笑意终于薄了。琴身看着老旧，腹内却发出闷实的回声，不似空器。裴素心卸下一枚弦轴，从音孔里探入细钩，勾出一卷油纸，外头包着曲词，里头却是更完整的私账：安禄以葡萄酒、香药、胡锦结交权贵，赵元从中安排客席、递送消息，两人按月分润；崔三娘替他们牵线，却又暗自抄下一份，预备在逼不得已时保命。账簿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短笺，上头只写着一句：“我若忽死，梁上之绦不足信，墙上之风口可验。”这已是崔三娘留给后人的最后自救。赵元看到短笺，脸色终于沉了下来，却仍能把声音放得平稳：“风尘女子怕死，临终乱写几句，也算证据？”裴素心抬眼与他对视，听见自己心底那点多年未平的旧火又被挑起。她问赵元是否记得十年前大理寺一起“井栏自缢”案。赵元眸光轻闪，答得极快，说自己那时不过是教坊小吏，从不经手大理寺文书。可就在他说话时，案旁半掩的炭盆里有纸角露出，纸上烧剩半个名字，恰恰是“裴成则”三个字中的“裴”与“成”。裴成则，正是她父亲。赵元看见她手伸向炭盆，终于失了那份从容，上前一步想

拦，却被李崇简横身挡住。纸角虽只剩一半，边上那枚暗红小印却清清楚楚，同崔三娘账簿里几处密记的印痕完全相同。那不是官印，也不是商号印，更像某个权门私下传递消息的记号。赵元见遮掩不过，反倒冷笑起来，说裴素心既是裴成则之女，就该比谁都明白，有些死案查得太清楚，只会把件作一并送上刑场。那句话像把旧伤又剜开一道口子，裴素心掌心发凉，背脊却挺得更直。她知道赵元在赌，赌她会因为父亲旧事失了分寸，只要她乱一步，今日搜出的账簿、短笺与纸角便都能被说成私愤构陷。离开教坊司时夜色沉重，回廊尽头忽然起了火光，存房簿的侧室被人点燃，火舌顺着纸帘往上窜，差役扑进去抢出半箱残册，许多页已经烧得卷边发黑。裴素心在焦灰里翻出一张尚可辨认的调房单，上头除了空青阁的改签，还写着一行更旧的备注：“旧案卷宗，暂寄赵吏处。”卷宗名目已被烧穿，只余末尾一个“缢”字，在火光里像一枚刚出炉的针。她握紧那张残纸，知道崔三娘这条命背后压着的，不只是平康坊一桩灭口案。

第006章_风口回丝

第006章 风口回丝 那一夜，裴素心把从平康坊、西市、教坊司带回的纸证铺满整张案几，灯油换了两回，窗外梆声也过了四更。账簿、调房单、乌头包、青丝线、风口漆屑、尸斑分布，这些零散之物原本各自沉默，如今在她眼前扣合出一幅完整图样：安禄负责下药与备物，赵元负责开房、布置风口与收拾善后，崔三娘喝下乌头酒后在榻边失去力气，被二人扶住平放，死透之后再用朱绦悬起；两人退出屋门，绕入空青阁，以蘸蜡青丝穿过风口牵动门闩，于是听雨阁便成了人人称奇的密室。推理已经成形，眼前还缺最后一步，缺能叫旁人无从抵赖的实证与复演。李崇简看她一夜未眠，叫人端来热粥，却被她搁在一边，只指着纸上时序同他核对。酉末，赵元的小车离开教坊司，先去安禄货栈取酒与细丝；戌初，空青阁以康七名义押房；戌正以后，阿蛮送过一次醒酒汤，被拦在门外；三更前后，二人退出听雨阁，从空青阁牵闩锁门，随后赵元的小车把康七带离坊门。时序与人证已经闭合，李崇简却仍皱眉：“若他们咬定账簿是崔三娘借死诬人，风口机关又无人亲见，朝上照样有人能把案子按成疑案。”裴素心知道他说得不错。她父亲当年便是输在“疑案”二字，真相差半寸，便足够被权势压断。天亮后，她带着青丝线与蜂蜡回到听雨阁，命差役按崔三娘身量系上一具沙囊，又照昨夜推想的位置把朱绦挂上梁。李崇简亲手合门，裴素心则进空青阁，将细丝从风口穿过，绕住门闩小环，线头抹蜡后猛然一抽，只听隔壁“嗒”的一声轻响，门闩便稳稳落入槽中。再把线往回带，蜡封过的丝线贴着木槽滑出，只在新漆边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浅痕，连指甲花盆上的碎粉都被带落几粒。李崇简推门进来时，望着已经扣死的门闩与梁下沙囊，半晌没有说话，最后只道：“这样一来，谁也不能再说你只是在猜。”复演成功之后，裴素心站在两屋之间，很久没有动。她并非为机关本身震动，而是忽然明白，父亲当年多半也曾把同样的图样摆在别人面前，却没来得及等一句“查下去”。这种迟来的理解叫她喉间发涩，也叫她更清楚今夜为何必须让众人都在场。只有把真相摆到人人看得见的地方，才不至于再被谁轻轻一句“疑案”压回卷底。另一条缺口，也在午后补上。西市药铺伙计被传来作证，说康七曾在三日前奉安禄之命买过乌头片，托词同样是“给骡马驱寒”；阿蛮也被寻到了，她并未投井，而是被赵元的人关在教坊杂库里，因昨夜失火才趁乱逃出。她供认，死案当夜自己只把酒盘送到门外，是赵元亲手接

过酒壶入内，还吩咐任何人不得近前。至于崔三娘之所以把曲簿藏进琵琶腹里，是因她早察觉安禄与赵元想灭口，曾对阿蛮说过一句：“若我真死，能替我喊冤的，不在席上，在木头肚子里。”到这一步，内应与主凶都已露尽。裴素心却没有立刻拿人。她把所有证物重新封好，请李崇简以“复验密室”为名，传赵元、安禄、韩氏、阿蛮、西市药铺伙计与坊门看守于当夜齐赴听雨阁。她要在原地把机关再做一遍，让每个想把案子抹成私怨的人都亲眼看见。李崇简明白她的用意，点头之后又低声问：“你父亲的旧案，你也要在今晚一并问出来？”裴素心望着手里那片烧残的纸角，停了片刻才答：“今夜先替崔三娘把命讨回来。至于我父亲，那枚红印既然又露面，它不会只躲这一回。”黄昏压到平康坊屋脊时，差役来报，说赵元接到传讯后神色如常，安禄也应了约，只多带了两名懂汉法的管事。两人答应得太快，反倒显出一股破釜沉舟的味道。裴素心把验单、账簿与风口用过的青丝一一收进箱中，抬眼看向听雨阁那扇已经重新合上的门。门内梁影横斜，门外夜色将至，所有人都在等这道门再关一次，也等凶手在它关上的那一刻，把最后一分心思露出来。

第007章_夜堂收网

第007章 夜堂收网 夜色落定时，听雨阁中灯火尽明，屋内外站满了人。李崇简坐在正案前，赵元立在左侧，依旧衣履齐整，安禄则站得更远些，神情像个被无端牵连的看客。韩氏与阿蛮缩在屏风旁，不敢多看梁上那条新换的朱绦。裴素心把验尸文书、私账、押票与药包平码在案上，没有一句客套，开口便把死法先定清：“崔三娘不是自缢，她死于乌头酒，死后才被人悬梁。”屋里立时起了低低的吸气声，赵元却只是把指尖按在袖口，像还想听她能说到哪一步。她先说尸体。颈痕只深于喉前，不陷于后项，说明绦带承重时人已失去挣扎之力；尸斑沉在后背与腿后，而非小腿足踝，说明死者曾长时间平卧；鞋底洁净、裙后沾榻绒，说明尸身是自榻边被搬到梁下。说完这些，她命差役抬出白日用过的沙囊与木架，当众按崔三娘当夜的位置复原，再把银杯中检出的乌头渍、安禄货栈搜出的乌头片与药铺伙计的供词并列摆开。安禄神色总算变了，嘴上仍道买药是为牲口，却再不敢拿“自尽”二字来敷衍。随后她走到门上风口前，揭开绣幔，让众人都看清那道暗槽与新黑漆上的浅痕。她取出青丝线，当众从风口穿入，绕住门闩小环，命差役退出听雨阁，自外合门。人群静得连灯芯爆裂都听得见，只见裴素心在空青阁一扯丝线，隔壁门闩应声滑落。再把丝线抽回时，风口边缘只剩一道细痕与几粒沾在漆上的黄花粉。她把崔三娘指甲里取出的花粉与漆屑放到白纸上，又指了指门边高架上的指甲花盆：“这花是赵元三日前命人送进听雨阁的，为的不是作诗，是给风口边留下一层最容易忽略、也最难仿造的痕迹。凶手牵线时碰落花粉，死者临终抓挠风口，又刮下新漆，于是尸身替你们把机关记住了。”“谁有机会布置空青阁，谁能把房簿改签，谁又亲手接过那壶酒？”她一连三问，把押票、调房单、阿蛮供词与货栈账页一件件摊开。押票上的私印属于安禄，空青阁的改签出自赵元之手，黑漆与细丝记在赵元账上，阿蛮亲眼看见赵元接壶入内，西市药铺又能证康七代安禄买过乌头。最后，她把琵琶腹里搜出的私账与短笺放在案中央，念出那句“梁上之绦不足信，墙上之风口可验”。韩氏听到这里腿一软，几乎跪坐下去，阿蛮则捂住嘴，哭声终于冲了出来。西市药铺伙计、坊门看守与阿蛮依次上前，把各自见过的事又说了一遍。三份证词单拎出来都像细线，一旦拧在一处，便成了勒住真相的绳。屋里原本偏向安禄与赵元的

人听到这里，面色已各不相同，有人盯着风口不语，有人低头去看自己脚尖，仿佛直到此刻才觉出那条朱绦真正吊住的不是一个风尘女子的名声，而是许多人心照不宣的买卖。安禄抬手便想去夺那本私账，早被差役按住。赵元知道再无退路，反倒抬起头来，盯着裴素心冷声道：“你同你父亲一样，总以为把死人看清了，就能把活人的脸也揭下来。”裴素心听见父亲被提起，胸口像被旧火烫过，却没有让声音乱上一分：“我父亲当年没来得及说完的话，崔三娘替他说了一半；剩下这一半，今夜由我补上。你们杀她，不只是为灭口，也是要把一册账、一条买卖路、还有替权门递消息的人情债一并埋在梁下。”李崇简听到这里，再不容他二人多辩，当庭下令拿人封栈，赵元袖中暗藏的短匕才露出半寸，便被他亲手拧落在地。人散已近五更，平康坊的灯火终于一盏盏熄下去。李崇简把从赵元住处搜出的余物交给裴素心，其中有几页旧卷残纸，纸角压着同样的暗红印记，卷面烧损处还能辨出“裴成则验”四个断字。崔三娘一案至此告破，安禄与赵元都已在押，可那枚红印却从她父亲的旧案一路潜到今夜，像一根更长的线，藏在长安最深的暗处。裴素心把残纸收进袖中，回头望了一眼听雨阁门上那道风口，心里清楚，这座城里被人伪作自缢的，恐怕从来不只崔三娘一人。